

新古文辭類纂稿本

四

新古文辭類纂卷七 序跋類三

諸暨蔣瑞藻纂集

張康卿重刊毛詩古音攷序

自唐顏師古章懷太子注兩漢書始有合均之說。右之治毛詩者。蹈襲其誤。均所不諧。則槩以叶命之。而三百篇暨三代兩漢之古書。殆于不可讀矣。其后吳棫揚慎之徒。稍窺見涯涘。頗寤古今音讀之殊。然卒未有能深探本原。洞曉其旨趣者。陳氏季立。乃始力辟局輿。為毛詩古音攷一書。于是古音之說。炳若日月。國朝諸大儒。益因其舊。推廣而精求之。引信觸類。旁推交通。匪獨音均之學大明。三百篇暨古有均之書。可得而讀而已。六書之指。象形指事會意而外。形聲轉注假借三者。其本皆原繇于聲音。是故必明乎古音。而后訓詁明。訓詁明而后六經之

說可得而知。我朝經學。度越前古。定陳氏有以居之。雖其右顧江諸賢之書。弘博精密。益加于前時。然陳氏初始之功。顧不偉哉。有明一代。蔑弃古學。偽謬相循。沈潛遺籍。傑出元解。陳氏一人而已。且今世之士。永康雍乾嘉以來。諸儒之遺緒。搜采佚文。考定古誼。辟之駕輕車。就熟路。人皆得勉焉。陳氏生當有明之季。舉世汨于浮游膚陋。妄庸之學。默刻意稽古。覃精冥悟。卓為百代之先覺。斯至難能者耳。今觀其所為本證旁證。及所增讀詩拙言。旁羅襍襲。究極幽渺。可不謂好學深思。心知其意者與。嘗以為古今學術。與世風尚轉移。當其標幟所樹。舉天下之人。賓敬而奔趨。雷同而響應。景附而焱合。雖有高明之才。不能不為所震駭。俛焉以从之。一旦風會遷變。弃其舊而新是圖。鄉時之所尊尚。漸焉有若腐枿漂梗。隨零埃以俱盡。夫惟特立之君。

子高蹈遠覽。不與時俗貿遷。獨為絕李于舉世不為之日。澱造自得。而卓然不謬于古人。夫狀后猷。立于百世而不可磨滅。孟子所以稱豪杰之士者此也。陳氏時書。刊于萬秣丙午。乾隆中。濉川徐氏嘗重梓以行。而傳本益少。往在京師。友人李君士榮購得此書。懷甯苗仙麓先生聞乃再拜求之。其難得如此。余嘉陳氏有功于古。思其書之遂泯。使后之治古音者。无以致其朔也。于是為付諸梓。人以廣其傳焉。屈宋古音義。陳氏所以左右時書者也。並附槩于其后云。

張廉卿高淳縣志序

高淳自明弘治某年始立縣。正德中。縣令賴銳肇輯邑志。嘉靖丙戌。沅國朝乾隆辛未。續修者五。由乾隆辛未至今。百有三十年。時遷事貿。紀載闕如。光緒六年。江寧謀修府志。郡中令屬邑

各以志上。于是權高淳縣。而江楊君偕邑人士。以某月開局纂輯。粵十二月書成。延余之高淳。屬為是政。而弁言于其首。且告以明年孟春之月。即發梓矣。余取其書觀之。蓋乾隆辛未。以薨。悉遵舊志。乾隆辛未。后各依類綴。計以次比。埒既周。既督。固有譌舛。敗遺。于是為敘而歸之。高淳北距江寧省治。僅百餘里。東密邇蘇常諸郡。朕其風氣。乃樸質純樸。為他郡縣之所不及。始余至高淳。自江寧買舟。道太平入縣。竟重湖相襲。平疇廣野。弥望周歷。井閭訪問。謠俗。埒无奇民。市无環貨。士大夫雖鼎貴。出不以肩輿。貧民亦无執輿。轎之役者。其民皆力農。田奉法畏長官。其士皆崇禮讓。厲廉隅。以儒素相尚。任事于公。必單心畢慮。不辟難。勛不為己。毛髮私利。而粵逆之亂。永成鄉士民倡義抗賊。慨赴難。忠義尤為卓然。江表人文。科第冠天下。然俗或傷。

浮薄抗巧。高淳一邑。獨純龐若是。亦異矣。古者天子省方。巡守。命太史陳詩。以觀民風。命市納賈。以觀民之所好惡。周官誦訓。掌方志。以詔觀事。道方慝。以詔辟忌。以知地俗。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。与其上下之志。誦四方之傳道。漢丞相張禹使屬潁川朱贛。條天下風俗。班固因之作地理志。于民質良。摭俗尚貞。姪尤三致意焉。風俗者。天下所以治亂安危者也。有天下者。甚重之。風俗誠美。民氣誠固。何憂乎寇亂。何畏乎遠人。何憚乎邪說。何恤乎奇技淫邪。自世既衰。民俗日壞。而海內自道咸以來。飢饉荐臻。兵革繼起。區宇凋耗。生計迫蹙。民靡而俗益敝。余走四方。所之奇袤巧詐。鋒出不可究。彈外侮內憂。機芽潜伏。有識之士。以為隱憂。烏乎安得率土之內。民風之懿。皆如斯邑者哉。余既以時日迫。渠于邑之舊聞逸事。未暇攷問翔寔。又其書

皆以周春詳覈。誠不敢增損一字。獨為道其風俗之美。以志余慕望之思。又使在上者聞之。知所以施治于高淳者。且益旌異之。使夫澆漓浮靡之俗。有所觀示焉。若夫章志貞教。益興起人才。隋風隆古。則在良有司與邑之士君子而已。

張廉卿翊：齋遺書序

自有宋程朱諸儒。倡明道學。古昔聖人所以覺世牖民之意。昭然大明于世。人逆始皆曉然于學者所以學為仁義也。為功于聖人。有裨于天下后世。豈不大哉。逮其后。原遠而末分。學者或擱于狹陋。偶奉一先生之言。而不能博文約禮。究極乎本末。始終廣大精微之致。固已不免于通儒之譏已。又其甚者。膚率齷生。束書不觀。其于六經宏濶之蘊。天人之故。古今之蹟。惜乎未之有聞。乃擴拾諸腐朽孰爛之言。曼衍以為書。旦握管而莫

已盈。匪用自矜于世曰。吾所為學道學也。不知其書乃為有識者之所深鄙。棄絕而不欲觀。又其益甚者。立身行事。大鑒乎聖賢之教。乃亦擴拾語言。曼衍以為書。益侈朕義。朕矜于世曰。吾所為學道學也。膚糝以冒粟。身桀而口亮。于是所謂道學者。始大為世所詬病。而仁義道德之說。至為人之所不敢道。其原胥起于此。是程朱之罪人而已矣。其所為書可焚也。桐城馬一廬先生躬行寔踐。不事表襮。所為詞。空遺書。皆心得之言。絕遠乎擴拾曼衍之為者。惜乎世之知之者少。其曾孫某為重梓以廣其傳。而問序于裕釗。裕釗心悼夫世之為道學者久矣。欲求如先生者見之而不可得也。故樂為序其書。以致余之意焉。

張康卿書元后傳後

班氏次元后傳。居王莽前。著漢之所自亡。以九成帝也。烏乎。漢

外戚之禍。由來漸矣。于成帝何譏焉。自高祖用權謀武力。蹈秦項之瑕。遂踐天子天下既定。任刀筆之吏。為一切之治。不復知治之有本。君人者之先自治也。是以宮廷之內。放无礼度。苟任情縱欲而已。身沒未几。而呂氏之禍。讐焉。漢不亡者幸耳。自是以后。弊制相尋。沿習為故。周勃之出。郅都之死。王信之侯。趙綰王臧之廢。一自太后主之。轅固譏黃老。几不免。而田竇之獄。雖以天子是魏其。不直。蚤安。而不能不絀于東宮。竇嬰灌夫卒就夷滅。孝景用王夫人廢栗太子。及武帝而戾園且呂反。誅衛皇后。李夫人出微賤。體至尊。而莫有非之者。乃益任衛青霍去病李廣利之徒。北征匈奴。西伐大宛。窮兵數十年。海內彫耗。几且大亂。其寔皆以女寵耳。諸侯王化之外。內亂為歎。行淳興紛出。君子有所不忍聞也。陵夷至于成帝。寵趙氏姊弟。以殄其世。益

尊崇諸舅。根據盤互。訖為亂基。哀平之世。傳氏王氏。更迭盛衰。一視母后上下。而元后壽考。王莽獲助。卒傾漢室。若若臣邈。不與聞乎道。而治亡其本。禍變之來。豈一日之故哉。昔者先王知治天下之必以其道也。是故謹非幾之戒。重冢宰之職。立官府之制。嚴內外之治。本身以徵之民。由家而漸之國。于是為序其父子夫婦長幼尊卑。而倫紀正。明教化。崇禮讓。辨等列。而礼俗成。上下定。基局隆固。后世召安。漢之興也。蕭何曹參之徒。寔為相國。修法令。督筦籥。因陋就簡而已。典礼制度。且不能上稽之古。況至于端本正表。治内及外之術。其君未之或聞。其下又孰有能知之者乎。司馬遷之述漢初也。有微詞焉。后之人歎足以識之耳。其后賈生興于孝文之世。請改正朔。易服色。分王諸侯。王定經制。興礼教。諭教太子。礼貌大臣。信可謂卓朕者與。朕于

君人者修己正家之道。亡一及焉。道之不明也久矣。吾于是知劉向之盛稱董生。非妄也。正身以正朝廷之言。正誼明衛之說。孔孟既沒。而程朱未興。千餘歲之中。孰能與于此哉。惜乎武帝之不能用也。

張康卿書執文志後

余讀班固藝文志。甚高其詞。與班氏它所為文。异甚。后讀司馬貞史記索隱。引劉向別錄語。則班氏志所有者。往。而在。耿后知為向之辭。而固取之者也。固為漢書。所取司馬遷揚惲馮商揚雄。劉向父子。甚衆。今豈知太初以前。本司馬遷。三統。麻。本。劉歆而已。其它竝以不可見。而是篇傑。耿出于班氏之書。攷求而乃知其出于劉向。甚矣文高下不可段也。固之文。于東漢人。最為崛出。而與司馬遷相如。劉向揚雄。校則不逮。遠甚。其中時有

其詞之高。而非固所能為者。雖于今不可攷。朕可以意而知也。嗚乎。非夫昔之人。所謂好學深思。心知其意者。彼且不以爲妄言乎哉。

張廩卿再書藝文志後

余既辨班氏藝文志。爲劉向書。又嘆向之文。至汲冢。于西漢李稱爲最。朕于今可見者。若說苑。新序。列女傳。皆襍引往事。近于傳記之書。其所爲文。獨有所校書目錄序。及班氏與楚詞所衆數篇存耳。他亡者甚多。余尤惜焉。嗚乎。古書之亡者衆矣。班氏志著古以來作者不可數。其詞必皆遠出于今之人。而十不獲存一二。且余又觀學者治經。易春秋。燂尤穿鑿乖異。所以朕者。易以下筮人之書。亡而象亡。春秋則昔人所謂不得書史策書。聖人褒譏筆削之意。終亡由知者是也。使時二者存。則聖人之意。

豈不可見哉。嗟乎。尚書獨存二十九篇。歐陽氏至乃慨慕于日本殊域之偽冊。其自漢氏以來。經師儒者。摭拾蒐討。竭蹶補苴。反復鉤考。卒判離缺略。疑莫能定者。不可勝數也。六經聖人經世之志。而諸多不具。自茲以后。窮千萬歲。更不可復得。讀班氏書。獨茫狀以縣其慕思于百世之上也。又不暇為諸為書者悲已。

張廉卿書魏其武安傳後

魏其既失執。引灌夫為援。而其后遭禍。乃徒以灌夫故。不狀魏其即與武安隙。禍不至若是酷也。且灌夫既抗為義烈之行。自喜矣。即又何取于武安之臨況。魏其以為榮也。進退失據。適足以殃其身而已。富貴赫赫之涂。庸啻之夫。十而八九焉。意得志溢。則質狀唯執利之知。而不復識其餘。彼固其所耳。達識之君。

子其有過此則惟有正己而審其誼之所宜處而已矣。无所求
逞于其間。或乃不勝其褊志。務欲以意氣相逞。以博一日之勝。
其卒也。乃與禍會。可不謂大惑乎。魏其灌夫之事。可以為炯戒
者也。嗟乎。負才尚氣之士。而期之以知道。誠亦難之。若灌夫者。
固不足道。自史策以來。所紀畸行烈士。往。而受禍若此者。益
不可勝數也。彼其負絕俗之資。而齷齪者。以屏瑯庸陋之才。侈
然而肆于其上。无賢若不。而一切以執轡之。彼誠有所不可忍
耳。則夫不惜其身之危。而快志于一決。豈得已哉。豈得已哉。烏
乎悲夫。

張廉卿書外戚世家後

余讀外戚世家。后附褚先生所次。修成君。衛皇后尹邢。鉤弋夫
人事。詞甚工。褚少孫宜不及是。朕抑非太史公之舊。蓋如鉤弋

夫人者其時不相及矣。其揚憚馮高諸人之所為。而少孫取之者。與方望溪氏謂是篇。首漢興至居北宮。史公之舊。秦以苛尚已二語。及右迎三代王數語。皆褚少孫為之者。以今觀之。歎信然。余謂其右及李夫人卒云。亦少孫妄羈入之耳。非史公語也。是篇前後摹次瑣事。絕可喜。而其間時雜入褚少孫語。乃甚不類。譬如以敗磔錯珠璧中。知文者望而能識之。已且褚少孫生當西京之盛。文采冠絕古今。而其補史記。乃弄陋淺多可哂者。殆非人意所及。東漢文章之衰。蓋肇于此。狀至于唐。而士乃有屈出奮起于千載之後者。文字卓然。与前古比隆。人固貴自樹立哉。文之與時。盛衰上下。世俗耳。豪傑者奚為然。

張廉卿書越世家後

張長子重。斥千金以殺其弟。嗇于財者。于天下事。豈有不償者。

也。甚則殃禍隨之。且莊生之受千金。固將終歸之矣。使蠹少子
往。非獨其子不死。千金固自若也。蠹之所籌。與其長子相去何
如哉。鄙琛遠刻之夫。視此可呂反已。雖狀蠹之知若是。而其子
卒不免于死。何也。蠹者。以其險狠而游刃于无為者也。退處天
下之后。萬物莫能與之角。神者瞰之。夫莊生者。固亦与蠹同其
術者耳。適相直而受其不祥。非必冥。中果有主持時者。故陰
以敗之。其气燄與其機。先有以來之也。禍乃發于知之所不及。
嗚乎。勾踐之彊也。數傳而亡。彼以其詐力。豈不萬魯衛也哉。

張廉卿題羅少村都轉曾文正胡文忠手跡冊子

光緒元年冬十月。裕釗自江南反里門。晤少邨都轉武昌省垣。
都轉出此冊見示。裕釗盥讀既卒。竊以為自古名臣大賢遺墨。
流傳後世得之者。莫不葆而惜之。況其身所親炙。豈與有嚴事。

之誼。書問往還。情語肫至。其為可瑤貴。宜何如邪。裕釗以咸豐
戊午始晤都轉于青山。曾文正公舟中。都轉年甫及冠。意氣偉
然。而是時粵賊方躡擾東南。曾文正胡文忠及今侍郎彭公治
兵于吳楚之交。義聲誅勳天下。今忽。且二十年。曾文正胡文
忠暨馬中張莊諸公。皆先后薨逝。獨侍郎彭公。幸尚亡恙。都轉
亦年几強仕。而裕釗則且頽然老矣。大難既夷。方內鄰寧。而裕
釗與都轉相與追述往舊。乃若隆時盛事。邈乎其不可及。有莫
知其所以狀者。輒以是撫馬太息。相對歎歎而不能已也。

張廉卿題完白山人石交圖

同治戊辰秋。裕釗晤懷寧鄧君守之江寧。鄧君出視裕釗石交
圖。中為其尊人石如先生及上元梅石居先生相與集于寄
圃者。湘鄉相國取而先生字名之。遺芳高致。恍若可接。所謂寄